

缘是TA

缘得“劝”出来

□刘媒婆

单身者爱说缘分,殊不知,缘也需要多接触才能体会。通过跟其他红娘交流,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有时缘得劝。

A女和B男,门当户对,条件匹配,见面聊了半个多小时各回各家。事后男孩说,感觉还行。女孩说,这人特沉闷,没意思。A女是个身材、长相极普通的,没太多恋爱经验的她是用寻找韩剧男主的标准在相亲,所以B男根本不入她的法眼。

相亲者迷,介绍者清。红娘耐心引导:“这个男孩不太爱说话,也不够幽默,乍一接触确实没感觉。不过他做事沉稳,人也朴实,我接触几次感觉那是靠谱的人才推荐给你。跟他谈恋爱也许不够浪漫,但他有责任感,将来结婚了,会是个好丈夫。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这样的男孩挺难得的……要不再接触接触?”

A女觉得介绍人说得在理。后来两人如何相处,外人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半年后,这两人手牵手一起来销档——他们已经见过双方父母,都不需要再介绍了。A女当面感谢红娘,说,当初并没看上B男,但是后来处处着,发现B男挺有能力,熟了也挺能说并且很疼人,只是这些优点在相亲见面的那半个小时里看不出来。要不是有人提点,她差点错过了佳缘。

缘,总被理解为一见钟情,其实这领会狭隘了。再见钟情、日久生情,也是缘分。

微国学

色难

□张建云

见一超市敬告:“本店有摄像监控,请您保持微笑。”瞬间被感动,先微笑一下再说。

《论语》有“色难”的警醒,意为孝敬父母,始终保持和颜悦色是件难事。实际上,最困难的是始终对生活微笑。据说,90米内唯一能识别的表情就是微笑。所以,请对我们的日子微笑吧。

致青春

王小波们的“经济舱”

□游宇明

看过一条被广泛转载的微博,大意是:坐飞机头等舱的旅客往往是在看书,坐公务舱的旅客大多看杂志,用笔记本处理公务,坐经济舱的人则大多看报纸、电影、玩游戏、聊天。

这条微博告诉我们:阅读不仅是一种习惯,有时它还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前两天,我在图书馆看报,恰好读到有关王小波、陈凯歌、阿城等人当年的阅读轶事。王小波等人如今都已大名鼎鼎——假若将人生比作飞机的三种座舱的话,这几个人坐的就是头等舱。但我们可能很少知道:这三个人年轻时——也就是在“经济舱”时期也是极爱读书的。

1968年,16岁的小波来到云南弄巴农场,每天干完农活回来,也不泡脚,直接往床上一坐,披着被子就开始读书,读完希腊史又读《毛泽东选集》,读累了,随手将书一扔,倒头便睡。

1969年,北京知青陈凯歌被下放到云南景洪农场,那是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他用扁担挑了两只纸箱,一只装的是衣服、被褥,一只装的全部是书,比如《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诗词格律》等等。

20世纪70年代,阿城也被下放到云南景洪,他也带来了大量的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类诗选,应有尽有。除了自己看,他还每晚在煤油灯下给知青们讲那些书上的故事,比如《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高老头》等等,讲到关键处,有时会故意卖卖关子,停下来,在同伴点烟续水之后再继续。

仔细想来,艰难时期的阅读至少带给王小波、陈凯歌、阿城等人两样东西。其一是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当时起的作用也许不大,但在“文革”结束后,在看重能力的时代,优势立即显示出来了;其二是对自己的期许:人在逆境中很容易放弃自己,王小波们带了那么多书下乡,书的作者有文学家、有哲学家,这些山峰般的伟岸身影,无疑激励着他们透过青春时的阴郁看到未来的阳光。

副刊之
微信公众号:河之洲
电话:
0392-3221776
电子邮箱:
hbrbhezhihou@163.com



喜庆秧歌

杨永轩2月16日摄于浚县正月古庙会

□韩 峰

正月
是位浓妆艳抹的姑娘
大红的春联
是她舒展的红袖
大红的灯笼
是她丰润的脸庞
朵朵礼花

是她撒出的花瓣儿
声声鞭炮
是她亮丽的歌喉
她跺起高跷
跑起旱船
她抛起狮子滚动的绣球
她舞动二龙戏珠的明珠
她捧出一碗碗洁白的元宵
将团圆

甜蜜
送上十三亿人的心头

正月
是春的使者
她唤醒沉睡的大地
书写五线音符
她唤醒沉睡的河流
荡漾起春天的乐章

她轻抚着一颗颗萌动的心
还有一颗颗良种
她梳理着缕缕鹅黄的柳丝
吹响绿色的柳笛
引来百鸟的合唱
她将一个个绿色的梦想放飞
飞向纯净的天空
飞向丰满的小康
美好的明天

正月

大运河放河灯

□马 珂

大运河浚县段(卫河)放河灯习俗古已有之。

卫河水蜿蜒穿过浚县全境。站在古城西城门上凭栏西望,可见汤汤卫河水自南向北流去。卫河,汉代称之白沟,据说是因河床下有诸多白花花的河蚌。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广征民众依白沟故道开挖永济渠。隋炀帝先后三次征高丽,百万大军就是沿着这条水道北运的。宋元时期称之御河,明代改称卫河并沿用至今。

在古代,人们有过中元节的习俗,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这天要往河里撒五谷杂粮,在城卫河上放河灯。放河灯的仪式极其讲究。这天晚上,道教和佛教教众先在浮丘山碧霞宫前汇集,汇合后到离城不远处的杨庄。杨庄河里有两只大木船,木船上用方木桌设有神坛,上摆佛道两家供品、法器。和尚和道士各坐各的船各念各的经各奏各的乐。两只大船后面还跟着两只小船,船上放着早已制好的莲花河灯,船上坐着专司点灯散灯之人。船往北行至西北城角,大船掉头往南。在大船掉头往南的一路上,紧跟其后的两只小船上的人点亮一盏河灯就放入水里一盏。一盏又一盏河灯顺水漂下,不一会儿河面上尽是美丽绚烂的河灯,映着清凉的河水,伴随着悠远空灵的音乐,一时间花红柳绿、五彩缤纷,照亮了夜空,映红了人们的脸。这样的仪式到凌晨一两点结束。

在浚县屯子镇码头村也有放河灯的习俗。但与浚县古城

内放河灯习俗相比,无论是放河灯的时节还是文化内涵都不同。

码头村放河灯是在每年农历二月十八,相传观音菩萨诞辰日的前一天。为示庆祝,码头村村民在村口不仅要唱上几天大戏,以社火形式表演庆祝,还要在观音菩萨诞辰日前一晚放河灯祈福。

屯子码头历史上是隋唐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码头。20世纪60年代前,码头村几乎家家都有船。每年正月到浚县赶会的客人必经此地并在此住上一夜,第二天再去浚县。畅达的交通造就了运河边码头村的繁华。从码头到老关嘴河段又

名十八里溜,水流湍急,由于经常出事,为行船安全,人们以放河灯祈求河神保佑。

放河灯的仪式极其讲究。农历二月十八一大早,人们从村北头始建于唐代的关王四大王庙里请来关公、龙王、牛王、土地等神灵到观音堂前。入夜,人们在观音堂前敲锣打鼓。在喧天的锣鼓鞭炮声里,人们将准备好的花糕、扣碗等供品摆上香案,点上香烛。事先由河灯传承人指导村民用五色纸制作好的上千盏各式各样

的莲花河灯摆放整齐,这些灯里安置的蜡烛用锯末、蜡油制成。仪式完毕,人们将河灯带到运河旁,在爆竹声中把一盏盏河灯放入水中,不多时上千盏河灯将整个河面装点,向北而去的水流在夜色里犹如一条闪光的七彩带。据说,过去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点亮河灯。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丰富,人们在正月里就开始放河灯,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予盏盏河灯,古老的卫河放河灯与正月古庙会等习俗得以传承和发展。无数河灯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祈福、祝愿寄予河灯
李成虎 摄

□冯 磊

我老家的人性子烈,史上出响马,也出好汉。大抵是因为紧挨孔孟之乡,人们虽然刚烈,却有很多繁文缛节。

大年初二,谁家有新姑爷拜年,按例要找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领着挨家挨户去磕头,小户人家的女婿倒还好说,那些娶了大家族女孩儿的新姑爷就要吃些苦头了。据说有新人回门拜年,被人牵着足足磕了四个小时的头,回到岳父家的时候几乎迈不动

腿了。至于喝酒,则流行大换盏。其游戏规则是:同桌陪客的八九个人,轮流向新姑爷敬酒,每人8杯。八九个人轮番轰一遍,那心眼儿实在的新姑爷就醉得滑到桌子底下去了。酒喝到这个份儿上,陪客的人才高兴,认为算是尽了本分。倘若新姑爷没有被喝趴下,而陪客的人被放倒,那就是十分丢脸的事情。

千百年来,这种陋俗一直存在。大年初一,村人必到街头拜年。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街头就站满了人。大家口袋里装着一包本地香烟,轻轻推开某个长辈的大门,吆喝一声:“大叔(或二婶子之类),我们给您老人家拜年来了!”然后跪下行礼。

因为守岁的缘故,屋里的人往往还没有起床。但是,他们早就在院子里铺好了干净的席子。这时候,进了院子的年轻人会主动按照长幼顺序站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是再三,直到每家的老人都领受一遍全村青年的跪拜为止。

那些屋子里的老头子、老太太,内心深处一直在做着复杂的算术题:谁家的孩子今年来拜年了,咱家的孩子必须还礼;谁家的孩子今年没来,是不是年前羊啃麦苗的那点儿疙瘩还没解开?这样的一笔账,家家有,户户有。因了这个原因,拜年就成了村人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

人是属刺猬的,大家各有各的个性与棱角。在一块儿待得久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拜年的背后,便隐藏了这样的“算术题”。

拜年的背后